

# 霍梅尼时期 叙利亚与伊朗关系

张 妮 何志龙

**内容提要** 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彻底改变了国家的内政和外交，为叙利亚与伊朗改善关系奠定了基础。叙利亚认为“革命的伊朗是战略盟友”；两伊战争中，作为阿拉伯国家的叙利亚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支持伊朗，促进了叙伊关系的发展；尽管在黎巴嫩问题上叙、伊两国有某些分歧，但共同的战略利益巩固了叙伊战略联盟；霍梅尼时期叙伊战略合作关系对叙利亚和伊朗及中东地缘政治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霍梅尼 叙利亚 伊朗 黎巴嫩 关系

**作者简介** 张妮，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西安 710062）；何志龙，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历史学博士（西安 710062）。

## 叙 利 亚 对 伊 朗 伊 斯 兰 革 命 的 认 知 与 反 应

巴列维时期的伊朗奉行亲西方政策，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两根战略支柱之一，并与以色列结成“外围战略联盟”，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和激进阿拉伯国家的挑战。作为阿以冲突前线国家的叙利亚，长期高举泛阿拉伯主义的大旗，是苏联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显而易见，叙利亚与伊朗不可能建立友好关系。实际上，叙利亚与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长期相互敌视。在巴勒斯坦战争、“六五”战争和“赎罪日”战争中，当叙、以两国激烈交战时，巴列维时期的伊朗也未曾终止对以色列的石油供给等支持。1979年，当伊朗什叶派精神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叙利亚喊出了发自内心的喜悦：“革命的伊朗是战略盟友”<sup>1</sup>。的确，在埃以单独媾和，阿拉伯世界分裂，阿、以力量对比严重倾向以色列，叙利亚独自面对以色列的巨大压力之际，中东地区突然出现了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反对以色列，如果不从该地区除掉以色列，它将摧毁伊斯兰和穆斯林，<sup>④</sup>而且拥有丰富资源和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大国伊朗，尽管从民族角度讲伊朗人是波斯人，且与阿拉伯人有历史恩怨和现实矛盾，也尽管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取代埃及在阿、以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毕竟是少了一个现实敌人，增加了一个战略盟友。所以，当伊斯兰革命成功并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立即给霍梅尼发贺电，对他战胜反动君主巴列维表示祝贺。阿萨德在电报中盛赞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是“伊朗人民”的

<sup>1</sup> 彭树智主编：王新刚著：《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8页。

<sup>④</sup> See Nader Entessar “Israel and Iran’s National Security”, *Journal of South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XXV II No. 4 Summer 2004.

胜利。<sup>1</sup> 实际上，叙利亚是第一个承认伊朗新政权的阿拉伯国家。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奉行“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和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对外政策，导致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恶化，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对伊朗普遍采取防范、甚至敌视的立场。面对伊朗新政权遭到阿拉伯国家普遍孤立的局面，叙利亚外交部长哈达姆发表声明称，“伊朗革命曾给予巴勒斯坦解放事业以一定的帮助，按常理，阿拉伯人应该支持伊朗”<sup>④</sup>。实际上，叙利亚担心阿拉伯国家对伊朗新政权的敌视，很可能迫使伊朗不得不倾向以色列，再现伊、以战略合作的局面。叙利亚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为伊斯兰革命后，以色列决策者对伊朗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影响的评估认为，以色列不能失去伊朗这个战略伙伴，伊朗起着对阿拉伯人的制衡作用。<sup>⑤</sup>而且认为强烈反以的霍梅尼只是伊朗政坛上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们把目标放在了后霍梅尼时代的政治人物身上。<sup>⑥</sup>以色列积极寻求与伊朗领导层中的温和派秘密接触，特别是两伊战争爆发后，以色列向伊朗提供了大量美制武器装备。<sup>⑦</sup>

## 两伊战争中叙利亚对伊朗的支持

### （一）军事支持

首先，叙利亚向伊朗提供武器装备等战略物资。1980年9月17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宣布废除《阿尔及利亚协议》，伊朗感觉两伊战争已不可避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首任总统巴尼萨德尔遂派特使前往叙利亚，希望它公开支持伊朗，并通过在其东部进行军事演习来牵制伊拉克。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担心引起叙国内逊尼派穆斯林的不满和阿拉伯国家的反对，拒绝了伊朗的请求，但阿萨德承诺继续向伊朗提供武器装备。两伊战争全面爆发后，叙利亚立即向伊朗空运武器装备和药品，并向伊朗派遣了军事专家和医疗队。<sup>⑧</sup>为了解决伊朗对美制武器零部件的燃眉之急，叙利亚还尽力在欧洲市场为伊朗寻求美制武器零部件。1982年3月12日，为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叙利亚副总理兼外长哈达姆率代表团访问伊朗，双方签订了多个重要协议，其中包括伊朗秘密用石油换取叙利亚武器的协议。<sup>⑨</sup>据悉，1982年8月初，几艘满载重型武器的船只离开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和拉塔基亚港驶往伊朗。叙利亚向伊朗提供的大量武器装备为1982年春伊朗发动的一系列成功反攻打下了基础。<sup>⑩</sup>

叙利亚还在向伊朗转运武器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1980年，两伊战争迫在眉睫，伊朗不得不改变以往的外交政策。当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前往苏联签订《苏叙友好合作条约》时，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委托阿萨德就以下条件与苏联商谈，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即：停止援助伊拉克武器，向伊朗提供地对地战术导弹；同意越南向伊朗出售越战中缴获的美制武器和零部件；恢复1976年《伊苏贸易协定》，用伊朗石油换取苏联武器。<sup>⑪</sup>两伊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阿萨德飞往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举行紧急会谈，双方发表联合公报支持伊朗，称“伊朗有独立决定自己命运和不受任何外部干

<sup>1</sup> See Jubin M. Goodarzi, *Syria and Iran: A Diplomatic Alliance and Power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006, p. 18.

<sup>④</sup> Jubin M. Goodarzi, op. cit., p. 25.

<sup>⑤</sup> See Gary Sick, *October Surprise: America's Hostages in Iran and the Election of Ronald Reagan*,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2, p. 63.

<sup>⑥</sup> See Trita Parsi, "Israel-Iranian Relations Assessed: Strategic Competition from the Power Cycle Perspective", *Iran Studies*, Volume 38, Number 2, June 2005, p. 255.

<sup>⑦</sup> 参见何志龙：《20世纪伊朗与以色列关系评析》，载《世界历史》，2007年第4期，第94~96页。

<sup>⑧</sup> See Jubin M. Goodarzi, op. cit., p. 33.

<sup>⑨</sup> Marshall Christen, "Syria-Iran: A Strategic Alliance, 1979-1991", *Orient* 33, No. 2, 1992, pp. 443-444.

<sup>⑩</sup> Jubin M. Goodarzi, op. cit., p. 55.

<sup>⑪</sup> See [http://www.cgw.cn/jpd/C\\_jpd\\_sjssx\\_wgzs\\_dd\\_shijiezhanshi\\_info\\_270.html](http://www.cgw.cn/jpd/C_jpd_sjssx_wgzs_dd_shijiezhanshi_info_270.html), 2008年8月8日。

预的不可剥夺的权力”<sup>1</sup>。阿萨德此行更为重要的目的是，与苏联领导人讨论决定把苏联武器直接或间接经叙利亚等国转运伊朗。其后，伊朗运输机不断从大马士革和的黎波里运回武器弹药，有时还将伊朗伤员运送大马士革接受治疗。<sup>④</sup>两伊战争初期，伊朗通过叙利亚从苏联东欧购买了大量武器装备。叙利亚向伊朗提供苏式武器，并为伊朗与朝鲜之间的石油换武器交易充当中介。<sup>④</sup>

其次，叙利亚向伊朗提供重要军事情报。重要军事情报常常决定着一次战役的胜负。叙利亚除向伊朗提供武器装备等战略物资外，还积极通过其驻伊朗大使易卜拉欣·尤尼斯，及时向伊朗传递有关伊拉克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1981年秋，叙利亚把所拍摄到的关于伊拉克在阿巴丹的军事部署情况提供给伊朗，还向它提供了5架法国制造的CT-20型无人驾驶侦察机，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伊朗的作战能力。<sup>¼</sup>1983年初，叙利亚向伊朗最高防务委员会派驻军事顾问，以便及时向伊朗提供有关伊拉克的战略、战术、计划、训练和苏联武器的使用等方面的建议与情报。<sup>½</sup>

再次，陈兵叙利亚与伊拉克边境牵制伊拉克。在伊朗的要求下，1982年4月8日，叙利亚封锁了它与伊拉克边界，并在叙伊（拉克）边境地区进行军事集结，发生了一些小规模冲突。叙利亚战机还不断侵犯伊拉克领空。

最后，叙利亚协助伊朗袭击伊拉克。1981年春，叙利亚协助伊朗袭击伊拉克的瓦利德（al-Walid）空军基地，削弱伊拉克的空中优势。叙利亚不但允许伊朗战机飞越领空，而且为往返的伊朗轰炸机加油，还把被伊拉克防空炮火击坏而迫降于叙利亚的伊朗机组人员安全送回国。<sup>¾</sup>

## （二）政治外交支持

首先，在阿盟会议上叙利亚坚定地支持伊朗。阿盟1945年成立后，一直是中东最有影响的阿拉伯地区组织。叙利亚是为数不多的坚定支持伊朗的阿拉伯国家。1987年麦加事件后，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矛盾激化，为防止阿盟突尼斯会议通过对伊朗更为不利的决议，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会前警告说，“对伊朗使用权力或压力是不可能有任何结果的，相反，与伊朗进行友好对话很可能达到目的。”他认为“与伊朗断绝关系不符合阿拉伯国家的利益”<sup>⑧</sup>。阿萨德重申，“叙利亚不会改变对伊朗的支持，叙利亚的外交政策对于防止战争扩大发挥了重要作用。”<sup>⑨</sup>在会上，叙利亚坚决反对孤立伊朗，在叙利亚的极力坚持下，决议中最终删除了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彻底决裂，并对伊朗实施武器禁运的条款。<sup>⑩</sup>

其次，充当调解者，改善伊朗的外交孤立。两伊战争期间，叙利亚极力调解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改善伊朗的外交孤立处境，提高叙利亚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1981年秋，叙利亚积极调解因伊朗轰炸科威特石油设施而引起的伊朗与整个海湾国家的紧张关系。1982年5月，随着伊朗军队攻入伊拉克，为减轻海湾国家对伊朗的担心，叙利亚一再强调，伊朗的目的是推翻萨达姆政权，而不是向阿拉伯国家扩张领土。1985年，在叙利亚的调解下，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明显得到改善。通过叙利亚的积极调解，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伊朗的外交孤立处境。

此外，叙利亚还通过支持伊拉克国内反对派的破坏和颠覆活动，动摇萨达姆政权，削弱伊拉克的战斗力和支持伊朗。

## （三）经济支持

<sup>1</sup> *Washington Post*, 11 October 1980.

<sup>④</sup> See Jubin M. Goodarzi op. cit., p. 36.

<sup>④</sup> See David M. Enashri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the Muslim Worl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p. 174.

<sup>¼</sup> See Jubin M. Goodarzi op. cit., p. 49.

<sup>½</sup> See *Ibid.*, p. 85.

<sup>¾</sup> See *Ibid.*, pp. 45-46.

<sup>⑧</sup>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1 September 1987.

<sup>⑨</sup> *Guardian*, 22 September 1987.

<sup>⑩</sup> See Jubin M. Goodarzi op. cit., pp. 224-226.

叙、伊两国保持着密切的石油交易。1982年3月12~16日,叙利亚副总统率代表团访问伊朗,叙、伊签署了一个为期十年的经济协议,其中包括石油协议。按此协议,伊朗从1982年4月起,每年向叙利亚提供900万吨原油。作为回报,叙利亚每年向伊朗提供石化工业所需的30万~40万吨磷酸盐及农产品和丝织品。后来为了满足伊朗国内需求,叙利亚每年向伊朗出口磷酸盐增加到100万吨。据西方报道称,叙利亚每天以每桶28美元的低价从伊朗进口10万桶原油(当时欧佩克的官价是每桶34美元)。另外,伊朗每天还向叙利亚免费赠送2万桶原油。<sup>1</sup> 1983年4月,叙、伊签订新石油协议规定,伊朗将提供5万吨原油,且以硬通货和货物交换的综合方式付款,另额外提供100万吨的免费石油,<sup>④</sup>以鼓励叙利亚在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对抗。其后,叙、伊多次签订石油协议。但与此同时,叙利亚却拒绝了沙特提出的类似协议。<sup>④</sup>叙利亚外长韦拉亚提曾解释称,“这是加强和扩大叙伊政治关系,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种方式”<sup>1/4</sup>。

此外,为了从战略上配合伊朗,削弱伊拉克,叙利亚不惜牺牲自身利益,于1982年4月先后关闭了叙伊(拉克)边界和经叙利亚通往地中海港口的黎波里和巴尼亚斯的伊拉克石油公司管道,切断了伊拉克一半的石油出口,极大地削弱了伊拉克进行战争的财力。

## 叙、伊两国在黎巴嫩的合作与分歧

### (一) 叙、伊两国在黎巴嫩的合作

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为叙、伊两国的战略合作开辟了新领域。黎巴嫩战争爆发后翌日,国防部长萨里米将军等人率伊朗高级军事代表团抵达叙利亚,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会谈,并转交了伊朗总统哈梅内伊给阿萨德的信。伊朗领导人表达了派遣军队去抵抗以色列的入侵和对黎巴嫩南部占领的愿望。<sup>1/2</sup> 随后数百名伊朗志愿军飞抵叙利亚,前往黎巴嫩与以色列交战。6月17日,伊朗外长韦拉亚提和国防部长萨里米率高级政治军事代表团再次前往叙利亚,与叙利亚副总理兼外长哈达姆、国防部长穆斯塔法·特拉斯等政府和军队高层领导人商讨在黎巴嫩的合作,伊朗代表要求派遣4万名拥有重型装备的正规军、1万名轻装备的革命卫队和志愿兵赴黎巴嫩,由叙利亚统一指挥抗击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但阿萨德谢绝了伊朗的要求。<sup>1/4</sup> 此外,伊朗红新月会还向叙利亚空运了大量的医疗用品和战地医院。事实上,伊朗是唯一在黎巴嫩战争期间派军队支持叙利亚的国家。

鉴于叙军在黎巴嫩的挫折,叙利亚与伊朗合作,利用它们所支持的黎巴嫩什叶派武装,采取恐怖袭击、颠覆活动和游击战的方式打击它们共同的敌人。从1982年9月开始,黎巴嫩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袭击和爆炸事件:1982年9月14日,法兰奇党(Phalange)总部发生大爆炸,黎巴嫩新当选总统巴沙尔·杰马耶勒及30多位政府官员遇难;1983年10月23日凌晨,一辆满载炸药的汽车冲进贝鲁特机场附近的美国舰队营地,造成241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死亡,该事件后来被认为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非核爆炸。尽管伊、叙两国都坚决否认与该爆炸事件有关,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行动都是在叙利亚和伊朗的协助下策划并实施的。<sup>⑧</sup> 叙、伊在黎巴嫩合作最终挫败了在美国主导下把叙利亚排除在外的1983年5月17日的黎-以协定的企图,并迫使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和以色列撤出黎巴嫩。这被认为是叙、伊在黎巴嫩合作的最高成就。黎巴嫩战争促进了叙伊关系的发展。

<sup>1</sup> Jubin M. Goodarzi, op. cit., pp. 54-55

<sup>④</sup> *Financial Times*, 7 April 1983.

<sup>④</sup> See Marshall Christen, op. cit., pp. 444-445.

<sup>1/4</sup> Phares Walid, "The Syria-Iran Axes and the Middle East's Future", *Global Affairs*, 1992, p. 178.

<sup>1/2</sup> See *Financial Times*, 9 June 1982.

<sup>1/4</sup> See Jubin M. Goodarzi, op. cit., pp. 64-65.

<sup>⑧</sup> See *ibid.*, p. 93.

## (二) 叙、伊两国在黎巴嫩的分歧

首先,对黎巴嫩未来有不同考虑。历史上,叙、黎本是一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继独立,但叙利亚仍然视黎巴嫩为大叙利亚的一部分,是叙利亚的后院,一直没和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sup>1</sup>以期便于叙利亚操控黎巴嫩事务。1975年叙利亚介入黎巴嫩内部冲突,打击受巴解组织武装支持的穆斯林势力,随后又打击基督徒势力。其目的正在于此。而伊朗介入黎巴嫩事务,其目的有对盟友叙利亚的支持,但更为主要的目的是在抗击以色列的同时,向黎巴嫩输出伊斯兰革命,最终在黎巴嫩建立起类似伊朗的伊斯兰政权。正是由于叙、伊两国对黎巴嫩未来的分歧,从而导致受叙利亚支持的“阿迈勒运动”与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之间的敌对甚至武装冲突。“阿迈勒运动”主张维护黎巴嫩统一,在此基础上努力提高什叶派的地位,以便为什叶派争取更多的权利,而真主党则要推翻黎巴嫩现政权,建立伊朗式的伊斯兰共和国,甚至与伊朗合并。1988年5月,两派在贝鲁特南郊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

其次,对待巴解组织的立场有分歧。叙利亚曾支持“阿迈勒运动”打击巴解组织,因为它担心巴解武装重返黎巴嫩将使巴勒斯坦难民营成为“国中之国”,从而危及“阿迈勒运动”和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地位,而且担心巴解武装以黎巴嫩南部为基地开展的反以斗争会再次招致以色列入侵。伊朗反对叙利亚支持“阿迈勒运动”打击巴解组织,认为这导致了穆斯林之间的直接对立,而所有穆斯林的真正努力应该是“解放耶路撒冷”<sup>④</sup>。黎巴嫩真主党领袖法德格拉也曾提醒叙利亚人,阿拉伯民族主义没有伊斯兰重要。<sup>⑤</sup>1985年和1986年发生的两次难民营战争,给叙伊盟友关系投下阴影。

最后,在人质危机问题上的分歧。叙利亚认为,伊朗支持真主党制造的人质危机导致黎巴嫩局势更加不稳定,有损叙利亚的国际形象,破坏了叙利亚希望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努力。叙利亚要求安全释放人质。而伊朗则把制造人质危机视为反对西方的利器。总体而言,叙、伊在黎巴嫩问题上出现的上述分歧,是合作中存在的分歧,并未危及两国的战略合作。同时伊朗也清楚地认识到,叙利亚是黎巴嫩问题的最终仲裁者,在黎巴嫩挑战叙利亚的利益不符合伊朗的长远利益。实际上,叙、伊两国在黎巴嫩找到了合作基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两国关系。

## 霍梅尼时期叙伊关系的影响

### (一) 对叙利亚的影响

1. 叙伊关系使叙利亚获取外部资源的渠道多样化。叙利亚从伊朗获得了大量低价甚至赠送的石油。1980年,伊朗石油部宣布,降低出口给叙利亚的石油价格。<sup>1/4</sup>1982年3月,伊、叙正式签订了为期十年的经济协议,规定伊朗向叙利亚出口大量的免费和低价原油。<sup>1/2</sup>1983年,叙、伊签订新的石油协议规定,伊朗向叙利亚每年出口石油600万吨,其价格是当时国际油价的3折。<sup>3/4</sup>1984年5月,伊朗新议会决定在12个月内向叙利亚低价出售500万吨原油,无偿提供100万吨原油。<sup>③</sup>1986年12月和1987年4月,伊朗两次宣布向叙利亚免费提供100万吨原油。<sup>④</sup>其后,虽因叙利亚拖欠伊朗油款等因素,伊朗向叙利亚的石油出口曾短暂中断,但不可否认,叙利亚从伊朗获利不少。另外,

<sup>1</sup> 2008年8月,叙利亚宣布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sup>④</sup> See David Menashri op. cit., p. 174.

<sup>⑤</sup> See ibid

<sup>1/4</sup> See Marshall Christen op. cit., p. 443.

<sup>1/2</sup> See Jubin M. Goodarzi op. cit., pp. 54-55.

<sup>3/4</sup> Marshall Christen op. cit., pp. 443-444.

<sup>③</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一九八四年西亚非洲大事记》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1985年,第11页。

<sup>④</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一九八六年西亚非洲大事记》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1987年,第18页;张幅英等编:《一九八七年西亚非洲大事记》,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1988年,第10页。

沙特和科威特等国为软化叙利亚对伊朗的支持力度，也积极向叙利亚提供了大量财政援助。

2. 叙伊关系促进了叙利亚对黎巴嫩的控制。与伊朗的密切合作，有利于叙利亚加强与伊朗关系密切的黎巴嫩什叶派和其他伊斯兰组织的接触，促进了叙利亚对黎巴嫩的控制，并成为中东和平进程中叙利亚手中的一张王牌。

3. 叙伊关系提高了叙利亚的地区战略地位。在复杂的中东环境中，与伊朗结盟给叙利亚的外交提供了更多的回旋余地，从而增强了它的地区战略地位。首先，叙利亚能够在伊朗和阿拉伯世界之间充当调解者，尤其当伊朗反攻进入伊拉克境内时，它们希望叙利亚去遏制伊朗并阻止其把战争延伸到海湾地区的其他阿拉伯国家，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叙利亚的地区影响力，以及它从双方获取财政和物质利益的能力。其次，牵制和削弱了叙利亚的敌对国家。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与伊朗结盟，通过伊朗及该国支持的黎巴嫩什叶派组织，有效地牵制和削弱了叙利亚的敌对国家伊拉克和以色列，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叙利亚的安全环境。

叙利亚在两伊战争中的政策，对其自身也产生了消极影响。(1) 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处境孤立，独自面对以色列的压力。当 1982 年 6 月 6 日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时，只有伊朗派军队支援叙利亚，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叙利亚对两伊的政策。叙利亚曾把军队集结在边境威胁另一个阿拉伯国家，注定将给叙利亚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制造重大的政治麻烦。<sup>1</sup> (2) 阿拉伯世界分裂，使阿拉伯国家面对两伊战争的扩大和阿以冲突颇感无能为力，这促使阿拉伯国家关注阿拉伯世界团结的重要性。1987 年阿拉伯特别首脑会议决定，允许阿拉伯国家单独同埃及恢复关系。埃及恢复了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这对叙利亚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是个沉重打击。

## (二) 对伊朗的影响

对伊朗来说，与叙利亚进行战略合作有重要意义。(1) 有利于牵制伊拉克和促进战争进程。叙利亚从军事外交和经济方面给伊朗提供全力支持，这对于伊朗反击伊拉克，尤其是后来的越境作战有重要影响。(2) 避免伊朗在阿拉伯世界被完全孤立。伊朗受到叙利亚的支持，这本身就是伊朗摆脱孤立的一种表现。叙利亚对伊朗的公开支持，不仅消除了支持伊拉克的阿拉伯国家把伊朗描述成阿拉伯国家的敌人，把两伊战争描述成阿拉伯与波斯古老冲突的延续，同时也有效地阻止了一个统一的反伊朗战线的形成。(3) 给伊朗提供了一个涉足黎巴嫩事务的机会。叙利亚长期视黎巴嫩为大叙利亚的一部分，是叙利亚的后院。伊朗与黎巴嫩没有共同边境。伊朗要想向黎巴嫩输出革命，要想在黎巴嫩什叶派中获得支持，并动员他们反抗以色列及其盟友，就必须取得与叙利亚的合作。叙利亚对伊朗的支持与合作，为伊朗涉足黎巴嫩事务创造了条件。尽管 1985 年后伊、叙两国就黎巴嫩前途问题出现过断断续续的争吵，但伊朗认识到，叙利亚是黎巴嫩的最终仲裁者，在黎巴嫩挑战叙利亚的利益不会促进伊朗的长期政治利益。叙、伊两国在黎巴嫩找到了合作基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两国关系。

## (三) 对中东地缘政治的影响

叙利亚在两伊战争中的立场对中东地缘政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它导致了阿拉伯国家的进一步分裂。其次，淡化了阿拉伯人与伊朗波斯人之间的民族矛盾，避免上升为阿、波民族冲突，基本上使两伊战争局限于两伊之间的武装冲突。再次，叙利亚支持伊朗反对伊拉克的政策，避免了伊朗因被阿拉伯国家完全孤立而重新转向寻求以色列的支持与合作，使中东地区阿拉伯势力、伊朗波斯人势力、以色列犹太人势力、土耳其势力继续保持地缘政治战略平衡。最后，对冷战后特别是九一一事件后的叙伊战略合作打下了基础。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邢永平)

<sup>1</sup> See David Menashri op. cit., pp. 19-20.

## **Syria– Iran Relations in Khomeini Era**

*Zhang Ni & He Zhilong*

pp. 30– 35

The Islam revolution that dominated by Khomeini had completely changed Iran'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which set up the basis for improving Syria– Iran relations. Syria thought that "Revolutionary Iran is the Strategic alliance". During Iran– Iraq war, as an Arab state, Syria supported for Iran in the economic,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and promoted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consolidation of Syria– Iran bilateral relations was stressed for the same strategic interests despite the some different positions among them on Lebanon issue. Syria– Ir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relations in Khomeini Era had brought fundamental influences to both Iran and Syria, as well as the geo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 **The Conception of Kaplan's Jewish N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us Civilization**

*Hu Hao*

pp. 41– 47

Kaplan was the leader of American Reconstructionist Judaism Movement and his Jewish civilization theory emphasized the national unity of Judaism as a kind of spirit and culture of the whole. He saw Judaism as a religious civilization of evolution and tried to interpret Jewish national view in the cultural and spiritual sense. He denied such traditional Jewish ideas like "God's Chosen", "Exile" and "Save", discussed the implied special significance to the universal of Jewish nationality. He emphasized that

the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needed not only the central demonstration of civilization core identity but also the cultural involvement and interaction of overal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so that he admitted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Israel as the spiritual home of Jew and the civilization creation role of world Jewish people. He appealed to more great Zionism and to realize Jewish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called to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Jew and to promote world peace, democracy and progress.

##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onstitutional Legal Systems of China and Egypt**

*He Jian & Qiao Jianping*

pp. 48– 53

Both China and Egypt belong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y all tried to establish constitutional legal system in the early 20<sup>th</sup> century. There are some similarities among the constitutional legal systems of the two countries such as form of state, organization of the state, fundament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citizens, despite the differences based

on the different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Both China and Egypt have implemente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ways in conformity with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 it is still necessary for them to strengthe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constitutional legal systems construction so that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onstitutional legal systems.